



中国中央电视台

第二辑

岁月拾贝

主编 王晞建

岁月拾贝

朝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拾贝/中央电视台离退休处编.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3.11

ISBN 7 - 5054 - 0805 - 4

I . 岁 ... II . 中 ... III . 电视事业—文化史—中国 IV . G22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6168 号

岁月拾贝(第二辑)

作 者:王晞建

副 主 编:麻 宁 高广远

顾 问:马超曾 周金华

统 筹:南 敏

责任编辑:王 磊

封面设计:颜承京 刘志勤

责任印制:赵 岭

出版发行:朝华出版社(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编 100044

电话:010 - 68413840

传真:010 - 8841525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印 数:0001 - 1500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

字 数:206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54 - 0805 - 4/G·0238 定价:2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2002年《岁月拾贝》出版后，既受到老同志的好评，也受到了年青一代电视工作者的欢迎。今天，在迎来中央电视台建台45周年之际，《岁月拾贝》(第二辑)又出版了。

今年初离退休处发出征文后，许多老同志热情投入写稿工作，把自己从事电视事业的经验留下来，其认真态度和责任感令人钦佩。

《岁月拾贝》(第二辑)内容丰富，文笔流畅，反映出老同志在电视事业的艰苦创业时期、大发展时期做出的贡献和他们的精神风貌。如孟启予同志的《往事点滴》、戴临风同志的《从业四十秋，笔下尽风流》、洪民生同志的《我和电视的记忆拾片》、沈力同志的《挑战与机遇》、孔令铎同志的《回眸小事》、邓在军同志的《艺海拾贝——关于春节晚会的片段回忆》等等。

从时间上划分，《岁月拾贝》(第二辑)反映了在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时期老同志们不怕牺牲、勇挑重担、不计得失、默默奉献的高尚品格。

从内容上说，《岁月拾贝》(第二辑)有记录老同志跟随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采访的片断，如舒世俊同志的《我给毛主席拍电影》；有追忆战争年代共产党人英勇斗争事迹的，如沈朝周同志的《永生难忘的战斗》；有反映老一辈电视人高尚情操的，如马鸿章同志的《我与老台长孟启予的交

往》、戴五生同志的《共青团生活的回忆》；有反映电视工作者采访记实和行政后勤工作的，如于学臣同志的《小球推动大球转》、邓勤同志的《我是“小男”》、宋世雄同志的《我和体育转播》、石凤山同志的《学做电视工作的一段回忆》、刘瑞琴同志的《在鲜花和泪水中走来》、李景琴同志的《忆我台行政后勤工作的改革》、刘琴波同志的《忆电视片洗印制作的发展过程》；更有一些是反映离退休同志旅游、健身等丰富多彩生活的，如马超曾同志的《丝路散记》、于和同志的《快乐老头》、沈朝周同志的《老有所乐、休闲垂钓、健康长寿》等。

全书的每篇文章都是珍贵的，都闪烁着贝的斑斓。

老电视工作者为新中国电视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们丰富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庆祝中国电视事业暨中央电视台成立 45 周年之际，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传诵出去，必将对继承和发扬电视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培养人才，起到重要作用。

张吉印

2003 年 8 月 31 日

目 录

序	张长明(1)
往事点滴	孟启予(1)
从业四十秋,笔下述风流(诗)	戴临风(5)
我和电视的记忆拾片	洪民生(6)
学做电视工作的一段回忆	石凤山(21)
回眸小事	孔令铎(33)
挑战与机遇	沈 力(42)
央视岁月再回首	化 民(49)
小球推动大球转	于学臣(64)
我幸运地走上了电视工作岗位	秦芝莲(71)
艺海拾贝——关于春节晚会的片断回忆	邓在军(77)
在鲜花和泪水中走来	刘瑞琴(88)
共青团生活的回忆	戴五生(97)
我台彩色电视初创期间的故事	戴五生(102)
我给毛主席拍电影	舒世俊(106)
我和体育转播	宋世雄(112)
不寻常的一天	张敬邦(122)
回忆周总理对新闻照明工作的关怀	张敬邦(125)
我与老台长孟启予的交往	马鸿章(128)
援阿记事	马鸿章(134)

□ 岁月拾贝 □

一切为了安全播出	贾世俊(155)
我是“小男”	邓勤(159)
忆为毛主席转播录制播放文艺节目	李汉杰(165)
今生无悔	周金华(174)
丝路散记	马超曾(192)
永生难忘的战斗	沈朝周(203)
往事忆旧	马鸿章(207)
忆我台行政后勤工作的改革	李景琴(216)
忆电视片洗印制作的发展过程	刘琴波(222)
迟到的感悟	王致珍(226)
快乐老头	于和(231)
老有所乐、休闲垂钓、健康长寿	沈朝周(238)
白衣天使(诗)	王庆祺(242)
后记	(249)

往事点滴

孟启予

1958年9月2号下午7时整，在北京少数黑白电视机的屏幕上出现了以北京电视台命名的台标。它宣告：中国第一家电电视台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落地诞生了。它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的起步。1969年元旦，我们播出了毛主席为我们题写的北京电视台新台标。这是毛主席对我们寄予的厚望，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这个台标一直到七十年代改名为中央电视台时才更换成以CCTV为标志的台标。我是当时电视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和当时创造电视台的同志们一样，我们都还年轻，对电视这个新生事物充满了好奇和美好的憧憬！我们也知道今后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我们相信，有中央领导同志的领导和关怀，有社会各方面的帮助，有人民的支持，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最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在我们最困难的初创时期对我们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我们开播不久的一天，总理来视察我们极其简陋的临时演播室。他一眼就看出在播音员面前桌上摆的一瓶花是假的。他对我们说：“以后你们不要再用假花了，你们可以到中南海花圃里去摘鲜花！”这事看来虽小，含义却非常深刻。我领会总理的意思是：“新闻媒体必须强调真实，不能以假代真、要说真话、报实情、对人民负责！”这件事对我的启示，使我终身难忘。

话虽这么说，可我还是没有做到。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曾组织一个节目，让农村的一位团支部书记、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来谈谈农村党、团员如何带领群众克服困难的情形。事先也看了她的稿子，没发现什么问题。那天，我在导播室里监听，觉得她跑题了，她开始叙说农村困难如何严重，我认为这不符合“精神”，立刻下令关机，要她照着稿子念下去，弄得她手足无措，只好照念了事。事后她竟掉下眼泪，彷彿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我向她道了歉，但心里也不是滋味。我恨自己，手中有了那么一点小小的权力，竟不容人家说真话！今天想起来，还觉得脸红，悔恨不已。

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当年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王铁人来台直播他们创业的报告时的情景：

我曾对缺乏可视性、比较枯燥呆板的讲话或报告之类电视节目是否适合播送心存疑虑。但又觉得有一些优秀人物现身说法的讲话，或英雄模范的报告，确实非常生动感人，而能亲临现场聆听的人却很有限。我们决定在演播室里办一个现场直播的报告节目。60年代，我们已经建造了一个600平方米的大演播厅。我们决定请大庆石油工人王铁人来作报告。

我想象中的王铁人是一位又高又大钢铁般粗壮的巨人。没想到他却是一位像慈眉善眼矮个子大妈样的普通工人。他身上穿一件石油工人穿的灰布短袄，戴一顶鸭舌帽，脚步坚实，谈笑风生。来到演播厅时，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他开始报告了，讲他们如何在一片荒无人烟的黑土地上开凿油田，如何艰苦创业……他兴奋起来，目光炯炯，面孔通红，嗓门也大起来，他的手像铁臂似地伸向前方，他突然高喊道：“我们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顿时，我们的心都为之震撼了！这时他已满头大汗，把帽子摘了，解开衣扣，把棉袄一脱，甩在地下。我急忙要了一杯茶水放在他面前的桌上，他一饮而尽！我们决定打破惯例，不受时间的限制，让他的报告在掌声中讲完。这些生动的情景，当时就直播出去

了。

铁人的光辉形象和这句名言,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石油工人的豪言壮语,永久地留在人们心中。这个节目也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

这说明,办电视节目不能拘于一格,要按具体情况,有新的思路,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1960年,我们全体职工只有二百来人,其中技术部门约有一百来人,节目编制、播出及行政办公人员只有四五十人。我们的节目种类有:电视新闻、专题、社教、少儿、体育、文艺(包括自己编导的电视剧和文艺类节目,还有几个固定的栏目为“电视台的客人”、“医生的话”、“为您服务”、“容易读错的字”等)可谓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每天播出约三四个小时,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由于人手少,我们提出“一专多能”,一个人要能做几种工作。

1960年,我们建成了可以复制16毫米拷贝的电视新闻片洗印车间,当年就签订与英国维斯新闻社及日本电讯社交换新闻片的合同。我们与前苏联和东欧多国的电视台也有交换关系。在我们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可以看到国际新闻,我国的新闻也可传播到许多国家,扩大了我们的国际影响。

也是在1960年,我们就和北京市教育局合办了适合我国情况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大学。设有数、理、化、中文四专科。聘请名校的专家教授讲课,有集体的收看点和辅导站,单科结业时,考试合格发给结业证书,电视大学由吴晗担任校长。我们参加领导小组,电大是我国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创举。电视大学在成人教育事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培养了不少人才。

文革期间,我台也受到很大挫折,曾经短时间被迫停播。虽然很快就恢复播出,但受四人帮的控制,情况可想而知。四人帮倒台,拨乱反正,大家信心倍增,恢复了勃勃生机,1978年经中央决定北京电视台改名中央电视台,成为唯一的国家电视台。从此中央

电视台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它阔步前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几代电视人在不畏艰难、执着敬业、开拓创新、齐心合力、无私奉献的传统精神熏陶下,使今天的中央电视台成为观众最多、影响最大、拥有先进技术、世界一流的电视大台。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成为亿万观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情,博得了人们的依赖和喜爱。建台之初,我曾经对自己说过,我将尽心竭力为它奉献我的一生!45年后的今天,我已不能再为它尽什么力了。但我的心已永远和它连在一起,它的每一步重大进展,它的每一个辉煌成就都牵动着我的心,使我感到无比欣慰,无比自豪!

在中央电视台建台45周年之际,让我衷心祝福它的明天将更加灿烂辉煌!

从业四十秋^①，笔下述风流

戴临风

卅载荧怀屏幕中，
予心屏胆系相通。
荧抒万彩三基色，
斥骂颂扬抚首过，
酸甜苦辣海天胸。
人污踏藕缘何欲？
映日荷花分外红。
受众幕前神若此，
纵横涕泪慰初衷！
人生有几四旬寿。
功过评裁任赏瞳！
有意无情常相悖，
晚来解组聩听封。
天公假我以时日，
乐执双锋剪彩虹！^②

① 注：到2002年，我从事电视工作整整四十年

② 注：春节期间，台领导登门看视，临行曾邀我新台开播时前去剪彩。我乐而应之，但愿天公作美。

我和电视的记忆拾片

洪民生

从我步入电视工作起,到今年整整 40 年,经历了中国电视事业的初创、徘徊、复苏、发展。按理说,一切做过的都已经过去,不必频频回首,但历史老人总以慈祥的面貌提醒人,匆匆走过的路,或许留下一些印记,而真正回忆时,记忆已变成零零星星的碎片。但发起老人们来写这本书的策划者,有意收集许多人提供的几块碎片、印记,也许可以显示出我们曾经共同走过的歷史。

1962 年,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青年教师,从下乡做了近两年的大队干部回来就转入电视行列。一切都很新鲜,当时许多人还不知电视为何物。出去采访,人家问我电视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记得有一位美术研究所所长问我电视和电信局、邮政局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只能说,电视像小电影,但又不是电影。做电视工作,我就是这样从无知开始的。每天在荧屏幕前幕后活动着,前后经历着用胶片拍摄,无录像带的一次性直播,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规模由小到大,从简陋的抗震棚到搬进新大楼。中国电视台从一家二百多人,发展到今天有一千多家电视台;受众面从几千人发展到今天近十亿人,如今中国的电视节目已经可以直接传送到世界大部分地区。40 年虽然仅是历史的一瞬,但电视以其特殊的魅力吸引着观众,对我个人来说,从青年步入老年,几乎等于生命的全部。

我最早做编辑,办过社教及文化节目。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

的导演台上参加过早期的天安门节庆直播，后来做过电教部、文教部和文艺部主任。1980年起任副台长，1988年起又兼任总编辑，直到1992年又到部电视艺委会干了两年。1994年退休。我参与过《新闻联播》的筹办，中央电视大学的初建，早期电视剧的筹划，包括拍摄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大型连续剧的策划工程，连续十年参与“春节联欢晚会”的全过程，作为历史的见证，我理不清和电视的情缘。下面我将努力去寻求久远的回忆。

《新闻联播》的筹建

今天，每晚七点开始的《新闻联播》节目成了中国收视率最高最稳定的节目。它成了党、政府和人民之间传递信息和舆论的窗口。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播时候就以电视新闻打头阵，最早是以图片和口播报道新闻，很快过渡到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黑白胶片。1973年5月起，第一次用彩色胶片拍摄毛泽东主席会见外宾活动，直到1978年，才开始陆续使用录像机，1980年以后转入以录像播出为主。

电视事业发展经过几个阶段。1958年、1959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黑龙江等电视台相继开播。他们也是采取胶片拍摄新闻。到1973年，中央电视台在彩色电视试播中首次播放了彩色新闻纪录片“欢度五一”，标志着从黑白电视向彩色电视的过渡。同时，北京电视节目通过微波接力逐步向各省市传送，这时，再用老办法来交换新闻已满足不了电视台的需要。1976年4月，中国电视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经商议决定由中央电视台筹办面向全中国的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从筹建到试播，我当时作为电视台总编室人员参加了协商的全过程，并负责与各地电视台节目的调配。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76年7月1日，试验性播出了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78年元旦正式定名为《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简称

《新闻联播》。当时，最初约有二十个省市台参加这个新闻网，虽然这一切匆匆地开始了，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却具有历史性的开创意义。初创时期，新闻题材、时效和信息量都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全国二十多个电视台作了最大努力，在简陋条件下，从用胶片拍摄到交换、编辑、播出需要克服很多困难，重要新闻常常派专人传送，中央电视台每天派人到机场、车站等着接片，然后赶着洗印、剪接、编辑，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争取尽早上屏幕。后来，还利用电视台的专用电话线，由中央电视台每周星期二上午向各电视台领导直接通话，传达新闻要点。今天，技术条件已大为改善，通过卫星传送新闻，95%是当天或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从1980年4月1日起，每天早晨通过国际通讯卫星收录英国维斯新闻社和英美合资的合众独立新闻社的国际新闻。1984年起增加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A区、B区11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1984年6月通过一些渠道，播出了台湾“华视新闻”。现在中央电视台已派驻国外记者，如美国、英国、比利时、俄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以及港、澳、台地区。另外，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随团记者都能通过卫星传回新闻，当天播出。过去，曾经规定，发布重要新闻，一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八点《全国联播节目》中播出，从1982年9月1日开始，改在晚七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可以首播。有时六点半结束会议，《新闻联播》就能及时播出。今天的《新闻联播》基本实现了当初定下的目标，办成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国内、国际的重要新闻窗口，对国外也已经具有完备的新闻传输网。我有幸参加过一段初创时的筹建工作。

创办中国中央电视大学

出于偶然的机会，1977年9月15日的下午，有两位教育部工农社会司的同志找上门来。当时，我在宣传办公室工作，由我接待他们。话题又简短又尖锐，说刚庆祝粉碎“四人帮”，人心大快，但中

断了近十年的教育是个大问题，青年中很少大学生、中学生，连小学生也是个问题，这是可怕的教育断层，学校跟不上，能不能利用电视办教育，抢救一下普及教育。我听了觉得在理，于是就和教育部同志一起，从调查了解着手，连续召开了不同形式的二三十个座谈会，大部分是工矿企业的青壮年职工，大家渴望学习文化，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补回来。有一个青年工人沉痛地说，由于不识洋字母，扳错了闸，废了一炉钢。有的说，没有文化，人像一个傻子，有力使不上，现在最缺的是文化。有的企业领导表示，如果电视台能办实用性的基础教育课，可以组织职工学习。这些意见震撼了我，也震撼了电视台的领导。于是，电视台领导责成我和教育部同志一起筹备，从课程设置、播出时间、教材录制，到物色教师，所有工作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方法进行。我们成立了电教组，后来改为电教部，只有一辆旧的英国转播车和一间 80 平方米不透风的演播室，经过反复比较，先开设《电工原理》、《英语》、《代数》三门基础课，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去物色最好的教师。1977 年 12 月，三门电视教育课程就在电视台开始播出了。一方面老师讲得好；一方面大家学习热情高，效果空前的好。当时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已经通过微波接力可以传送到 24 个省会城市，电视教育节目各省市台都转播，各省市还设立了集体收看点，配有辅导老师。就这样，一支小小的烛光，点亮了多少渴求知识的心。我曾到北京几个收看点现场观看。在一架 12 英寸或 14 英寸黑白电视机前，坐着四五十个男女学员，一边看、听，一边记笔记，后排的人还拿着望远镜在听课。这种场面我终身难忘。发行三门课程教材的那一天，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前等候买书的人群排队有一百多米长，一直排到靠近当时的东单菜市场。新华社还为此专门发了消息。

这是知识的魅力，使中国青年重新树立起自信。动乱十年，使中国成了文化沙漠，高等学校至少为国家少培养 150 万大学生。电视在弥补这可怕的文化断层中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广大学员

称它为“空中课堂”。

1979年2月6日由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开办的中国第一所面向全国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正式创办。电视大学通过考试,第一年就招收单科生40万,全科学员20万,这一学生数量超过了当时的在校生。在以后几年的恢复教育中,电视大学起了不小的补救作用。当时中央电视台仍然充分运用老的转播录像设备,在一个不通风的80平方米演播室里录制全部电视教育节目,一天要录制八小时节目。夏天室内温度经常在摄氏40度以上,老师一边擦汗一边讲课,我们常开玩笑地说:“这里和天气在比热情。”我们一直坚持在木板搭的抗震棚办公,这是我电视生涯中最值得纪念和最感欣慰的一段经历。

电视大学一开始就把住了教学质量,产生了毕业生达到同等学历水平的良好效果。当电视大学第一次考试时,我及时赶到山东的烟台和青岛,亲眼看到当时考试的场景。在一个青岛市院子东侧,有七八十人坐在课堂上,考的是英语。学员中有年轻的姑娘、小伙,也有几位白头发的老人。考试卷是全国统考卷,用飞机空运到各省市考区,规定当天上午九点正统一启封。我亲眼看到老师按规定时间启封考卷,分送到学生手中。考场秩序安静严肃。事后我了解到,这次统考,由于电视大学教学得法,学员学习自觉用功,考试成绩有一半以上是优秀,和普通高校同等水平。

这段情缘虽然过去已经22年,但深感到电视工作者的责任是和社会需要同在的。

《米老鼠与唐老鸭》来中国

《米老鼠与唐老鸭》在中国电视屏幕上播出近六年,孩子们没有不看的,在中国几乎和孙悟空一样有名气。有一时期到全国城镇去看看,广告牌、玩具、画册,到处能见到它们的形象。就连为唐老鸭配音的李杨在观众中也名声大振。它的引进,可以说是电视